

新闻自由宣称者的“逻辑”种种

陈 绚

据报道,国际新闻协会第48届年会于1999年5月17日至19日在中国台北召开。据称,国际新闻协会总部设在维也纳,成立于1950年,成员多为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媒体董事长、发行人、编务负责人和资深新闻工作者。中国大陆不是国际新闻协会的成员,所以也并不指望协会替我们“主持公道”。但是,由于今年5月8日我国的三名记者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殉难,国际舆论哗然,我们自然也希望能听听这些世界媒体“精英”们对此事的看法。没想到的是这些号称新闻自由捍卫者的人们,竟然道出了令人惊异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见解。

针对我国三名记者在我驻南使馆轰炸事件中丧生一事,该会总会秘书长费立滋(Johann P. Fritz)5月13日说,那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他表示对死者的家属给予无限的同情。同时他也说,这起意外事件的发生,是无人可怨的,唯一能怪的是战争本身就是一件愚蠢的事,而且还是发生在最不可能发生的欧洲中心。

他装作天真无邪地说:“我们一向认为战争只会发生在对民主一无所知、对人权毫不尊重的一些非洲地区。但在欧洲中心,战争却突然间爆发了,而且涉及战争的人民,过去在共产党铁托总统的统治下,还是相亲相爱地居住在一起,从不自相残杀”。

更为“精彩”的是,对于中国与西方媒体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各执一词,中国方面认

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蓄意轰炸,而西方媒体则认为那纯粹是意外这一情况,费立滋说:指责轰炸是故意的媒体是“政府的媒体”,认为事件是“意外”的是自由的媒体,因为西方媒体之中,有数以百计的记者可以自由到现场求证,寻求真相,所以他本人宁可相信享有自由发言权的西方媒体的说法。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西方标榜新闻自由的某些人的无赖逻辑,就像一个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当场捉住,而小偷却对众人说:我之所以偷他的东西,因为他是坏人。

另外,从费立滋的另一番话中也可以看出,他是西方帝国主义无事生非地为别国制造矛盾的老手。他们的主要做法是先发表一些谈话,通过媒介进行传播。这些谈话的内容貌似关心别国,实则暗藏着挑起事端的杀机,用心是极险恶的。例如他说:随着香港及澳门的回归大陆,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课题,年会选择在台北召开,在时机上是非常适宜的。他说,年会在台北召开期间,世界各地的新闻从业人员都将齐聚台湾,届时,他们将能亲自了解两岸关系这一复杂的课题,以及台湾人的看法与立场。

他别有用心地说:不是国际新闻协会成员的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可言”。协会在1998年的世界各国新闻自由评鉴中指出,大陆的新闻自由呈现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签署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的国际公约,显现出自由化的趋势;而自由世界的媒体,唯有通过不断的报道与无国界的广播网络,让被蒙蔽的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才能促进新闻自由。相反,费立滋却高度肯定台湾有所谓的新闻自由。并说新闻自由协会的《新闻自由评鉴》也将台湾列为亚洲国家中享有最高新闻自由的地区之一。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评判新闻自由协会的评鉴有什么样的可信度,也不去追究费立滋散布这样的言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我们看到,费立滋口口声声表白的所谓新闻自由,实际上代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的心声。他们所奉行的,是顺我者为自由,逆我者则为受控制、不自由。这点我们可以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用炸弹轰炸南斯拉夫的同时所进行的宣传战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早在1990年12月23日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始,美国、德国与奥地利就对分裂南斯拉夫有着浓厚的兴趣。最初,美国的目标在于通过民主选举把美裔南斯拉夫商人潘斯奇(Parsic)推上南斯拉夫的政治舞台,从而建立一个亲美的南斯拉夫政府。继潘斯奇选举失败,美国的计划落空之后,便于1992年3月18日提出了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分为十区的计划,并于同年5月7日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独立。

在美国提出分裂波黑的计划之前,许多对巴尔干地区情况比较了解的人士就再三警告,该地区民族杂处,有如百衲图,一旦分裂,必会导致混战和引发种族冲突问题,同时分裂之后尤其是伊斯兰教族群一方完全不具备独立建国的能力。结果事态的发展的确如所预料的,十个区域的多数民族不约而同地大肆驱赶少数民族,最后又经过争战、谈判和现实需要,“自然地”缩减为三个民族区。目前,虽有所谓的“戴顿协议”进行规划,实际上却是废纸一张,不但遣返难民的规定不被任何一方执行,甚至制造新难民的事件还在不断有计划地进行着。然而这些社会因素均不在美国及其西方国家的考虑之列,他们往往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只要对己有利,将别国即便

是一家人的卧室搞得四分五裂也毫不在乎。

而这些利益集团又是怎样的呢,正如美国已故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任满告别演说中首次披露的,是“军事-工业综合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女、美国著名政论家苏珊·艾森豪威尔去年就预见性地指出,北约东扩,也正是由经济的、军事的利益需要所驱动的。

美国早已决定对南斯拉夫用兵了。所以在今年3月中旬的朗布依埃第二轮会议上,美国一方突然拿出一份内容与以前草案截然不同的长达82页的“协议草案”,逼迫南斯拉夫签字,同时还不断扬言“若不同意,则立即以轰炸进行惩罚”。实际上,这份草案包括了极不利于南斯拉夫的条款。

据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成员舍尔(Hermann Scheer)透露,北约组织在朗布依埃会议上所提出的《和平协议草案》中列有一项“附加条款”,规定北约军队不只将派驻科索沃地区,甚至有权在南斯拉夫境内任何地区活动。舍尔认为这种“投降条款”只有战败国才会签署。南斯拉夫当然不会签订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于是一场灾难便降临到南斯拉夫人民头上。

如此精心策划的阴谋,当然要有传播媒体参与,要通过传播媒体来实现。在南斯拉夫地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动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运用高新科技,对科索沃以及整个南斯拉夫地区进行狂轰滥炸。这是大家看到的一面,而另一面是科索沃之战也成为高科技、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宣传战”。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政要们心知肚明:无论出动多少架次飞机,动用多么精密的武器,发射怎样准确的导弹,也不能保证胜券在握。只有赢了宣传战,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至少,这是美国从越战(1961-1975)就得到的“经验教训”。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及其他西方媒体就为这场战争不遗余力地大造舆论。比如,美国媒体报道中不断出现将科索沃分裂为两部分的画面;同时,媒体经常反映将科索沃置于国际共管“保护地”之下的建议。

在战争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及西方的新闻媒体即对南斯拉夫做了大量歪曲的

报道,将南斯拉夫描绘成了一个令人痛恨,而不是让人同情的形象。归纳起来,其报道主要围绕这么几方面:

第一,渲染塞尔维亚与俄罗斯是天然盟友,塞族也正因为此才有恃无恐。

实际上,塞尔维亚与俄罗斯虽然同属东正教文明,但从历史上看,俄国多次置塞族于危难中而不顾。即使俄国为塞族出头,也往往出于自身斯拉夫大国的形象和面子。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便是如此。面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俄国色厉内荏,原因不外如是。

第二,宣传塞尔维亚人特别残暴。这是北约口径一致的宣传。使那些对巴尔干近代史不甚了解的人深信不疑。

事实恰恰相反,塞族人经常是外族和外国残暴打击的对象。上至国王,下至世代务农的普通百姓,无一能够逃离无端暴力的阴影。例如,自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力山大在法国被克罗地亚恐怖分子刺杀至二战结束,克罗地亚独立运动分子在纳粹德国大力支持下,对巴尔干塞族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民族清洗。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的损失,按比例远远超过各盟国。例如18个盟国合计,每143个平民中有一人遇害,南斯拉夫竟然每9人就有一人被杀。先后被纳粹关押的南斯拉夫人总数达370.1万人,占人口29%,大部分是塞族。在欧洲除了犹太人,可以说无出其右。克罗地亚傀儡政权的滥杀总数,少说也有8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塞族人。可见“塞尔维亚人特别残暴”并无事实根据。

第三,宣传科索沃阿族人是好人,塞族人是坏人。

此说更是一家之言。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南斯拉夫后,科索沃绝大部分划归阿尔巴尼亚,其余受德军直接控制。在科索沃德占区,阿族立即发动民族清洗,将塞族与黑山族邻居扫地出门。短短两三个月内,烧毁民居1万家。在意大利占领区,科索沃阿族同样展开清洗,同时有5,000人志愿参加伪军,与意军合力扫荡异己分子。

1943年,意大利崩溃,纳粹德军随即进驻

阿国和整个科索沃地区。部分意军不愿投降德军和(马其顿)保军,便向科索沃阿族缴械,竟被贩卖为奴,在阿族奴隶主之间作为货物流通,凄惨万状。

1998年,英国出版一本亲阿反塞的《科索沃简史》,也不得不承认阿族党卫军在1944年5月抓了至少281个犹太人,押送纳粹死亡集中营,并称此为科索沃二战历史最不光彩的一页。

二战历史很清楚,在南斯拉夫范围内被纳粹迫害最甚的是塞族,而奋起抗击功劳最大的也是塞族。纳粹在南国各地扶植傀儡政权和伪军部队,都有令柏林当局相当满意的表现,特别是阿族“斯坎德培师”,唯独在塞族境内不得不采取残暴的政策。在虐待屠杀犹太人方面,塞族为纳粹作伥的情况,远少于南国其他各族。时至今日,以色列还有不少因此对塞国怀有好感,以色列政府也至今没有支持北约的行动。

至少从以上三个方面,西方媒体为北约动武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战争动员。而事实决非这些宣称新闻自由、标榜客观公正的媒体所宣扬的那样。为什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顾事实真相进行报道?这就是这些号称新闻自由者的逻辑,只要是他们需要,就会堂而皇之地施展其下流手段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新闻自由只不过是一个口号,高呼它只是想借用它的力量以达到某些目的。或者说宣称新闻自由的媒体只不过是工具,通过新闻媒体这种工具,更有利于达成某些阴谋。

我们再看看正进行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及西方新闻媒介又是如何制造新闻和编造谎言的。

北约官员于4月2日左右先后两次宣称说,阿尔巴尼亚族两名重要领袖已被打死或者在受伤后藏匿,他们的住宅也被塞尔维亚人烧毁。但其中一名领袖后来在自己完好无损的家里接受记者采访说,西方国家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北约应该停止轰炸行动。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不得不承认,科索沃基本上没有西方国家的记者、外交官或

者援助人员,而北约和美国官方发布的有关消息都是由科索沃解放军提供的,多为道听途说,并非都是事实。

西方报道说,塞尔维亚军队正在科索沃展开广泛的种族清洗行动,数十万阿尔巴尼亚族难民逃离科索沃。但是,北约盟国就具体细节向新闻媒体转述的消息混乱不清,前后矛盾,甚至完全错误。

但联合国官员指出,现在还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可以把科索沃发生的事件形容为“种族灭绝”。

当然,只说西方宣称新闻自由的人用的是无赖逻辑和流氓逻辑,似乎还不全面,通过科索沃战争中的宣传战,人们还充分地领略了他们的霸道逻辑。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口口声声说只是在军事上打击南斯拉夫,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导弹不但袭击平民,还专门袭击南斯拉夫的媒体系统,其目的就是不让对方说话。

4月24日法新社电,北约于23日凌晨轰炸位于贝尔格勒市中心的塞尔维亚国营电视台,造成大约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事发时许多记者和其他职员都在RTS大厦,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电视台整个技术控制部遭摧毁,主要的天线杆受到破坏,节目中断。

据路透社4月26日电,当地时间凌晨2点50分,北约飞机第二次袭击了南斯拉夫最大的广播电视发射台,发射台的发电机被导弹击中,导致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发射中断。

美国及北约各国除了控制本国的宣传,打击对方的宣传外,还积极展开对外的宣传活动。如据报道称: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指责说,美国正在俄罗斯国内展开宣传攻势,目的是要促使俄罗斯支持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行动。伊万诺夫说,华盛顿正在与俄罗斯部分政坛人士、议员、公共组织和新闻机构合作,以便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形成一种有别于俄罗斯政府的政治路线。

美国及西方新闻自由宣称者的霸道逻辑,使其对自己阵营中的不同声音也要严厉制止。

英国广播公司驻南斯拉夫记者辛普森,因为频繁报道塞尔维亚族强烈控诉北约空袭造成的破坏,又引述塞族平民的话称“北约空袭促成了塞族人的团结”、“北约的袭击,只会使他们更支持米洛舍维奇”等等,与英国官方要求不符,引起当局对英国广播公司不满。英国政府甚至要以断其资金作要胁。

以下是德国国际问题专家穆勒教授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撰稿人关先生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西方国家对其轰炸行为的诠释。

4月4日的德国新闻电视台揭露说,很多难民的逃亡,并不只是因为南国军队把他们扫地出门,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逃避北约飞机的轰炸。以此为头,关先生到穆勒家中,与其就这场轰炸进行了讨论,因为在关先生眼里,穆勒一向是主持公道的。但出人意料的是,穆勒很直率地对说,他也支持这样的轰炸。关先生非常吃惊,遂将对话写成报道刊登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电子版上。

关:难道未经联合国批准,北约就可以随意出兵吗?这样一来,联合国还有什么作用?

穆:米洛舍维奇是太可恶了,不教训他不行。而且西方国家成立联合国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它出来替西方国家说话。现在的联合国不受西方国家使唤了,只好由北约出面。

关:你的意思是说,联合国管不了北约?

穆:当然管不了。它只能管其他世界的国家。

关:其他世界是不是指第三世界?

穆:可以这样说。如亚洲和非洲。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至伊拉克战争,都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由美国发起的。可是,联合国已越来越不听美国的话,美国大有意见,因而拒绝交经费。

关: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呢?

穆:关先生,您太天真了。世界上哪

有什么正义?谁强,正义就在他那边。

关:你明明知道这点,那你为什么还站在它那边呢?是不是就因为你是西方人的关系?

穆:是这样的。我是西方人,我当然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我很庆幸欧洲后面有一个强大的美国作保护伞。现在我们西方人有这么好的生活和这么和平的环境,不都是因为西方有一个强大的美国作后盾!在我们西方人眼里,南斯拉夫是一个不稳定因素,随时都会制造事端,如果不把它打垮,你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闹事。

关: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西方人这么直率地向我这样谈。不过,南斯拉夫是个主权国,他们并没有侵犯其他的国家啊!

穆:但是西方政治家认为正义在他们一方。

关:如果这样下去,世界上只要有不顺西方国家利益的事,北约都有权干涉了。如果俄国不像现在那么虚弱,北约敢进攻南斯拉夫吗?

穆:当然不会。现在俄国没有西方的救济,连工资都发不了,还会怕它出来干涉?

关:我听说俄国已经派出军舰开往亚得利亚海,会不会使事态扩大?

穆:这只不过给国内人做做样子的。俄国人是不敢碰美国的。

关:难道美国准备和俄国碰撞?

穆:当然不会。南斯拉夫是个小国,可以这么干,对俄国、中国,就行不通了。而且,过去俄国强大的时候,北约也不敢像现在这样攻打。

关:你刚刚谈到中国,美国敢对中国怎么样呢?

穆:中国当然不会出来干涉。目前在西方国家眼里,要想世界太平,也就是说在美国这唯一霸权国控制下的世界太平,必须在世界上解决几个不稳定因素。欧洲是南斯拉夫,其次是俄国,现在已用经济手段把它制住了。再有就是伊拉克、利

比亚、伊朗等伊斯兰教国家,采用的方法是打击、孤立、瓦解他们,西方国家也知道穆斯林是永远不会拧成一股绳的。最头疼和最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国。

关:那怎么办呢?

穆: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到下一世纪,中国的市场会更大,因而西方对中国必须采取又打又拉的政策。

关:难道中国会被西方“打”下去吗?

穆:不可能,即使中国真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和日本也束手无策,单单是中国的人口,美国加欧洲加日本加俄国,也没有中国多,如果和中国发生战争,那么全世界都不会安宁。因而目前采取“打”的政策,目的是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看清,必须早日实现民主,才有条件和西方合作。另一方面,每个西方政客都知道,和中国改善关系是首要的。但永远不能忘记,西方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我本人支持北约也就是从这利益出发。我相信,俄国人、中国人和第三世界的人都有另外的看法。从这意义上来看,北约出兵对美国 and 北约在国际上的威信会受到损害。不过人们是很健忘的。

穆勒教授的想法在德国人中,乃至西方国家中都是相当普遍的。

长期以来,很多国家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口是心非,惟恐天不不乱的做法就有看法,现在我们仅就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进行的宣传战作一些分析,看看他们离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客观、公正相差何其远!

注释:

据 1999 年 5 月 13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

引自 1999 年 4 月 26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

引自 1999 年 4 月 2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